

## 廣州「姐姐」

姚 船



### 客居人語

隔鄰新搬來的一家華人辦喜事，年輕的男主角主人準備結婚。

兩幢房子相距只有二、三十呎，且中間只隔一道鐵網圍欄，大家在屋外走動，看得見、望得着。

這天早晨，我在後園花園澆水，忽見那邊遠處有個女人在揮舞鋤頭，一起一落，動作乾淨利落，看得出熟練上手，不像他體弱的母親和長髮攏成馬尾的妹妹。我好奇凝視着。剛好男屋主出來，忙指着那人對我說：「我姐姐，前天才從廣州來。」

這時，她姑姑放下鋤頭，邊抹汗邊走過來。像老鄰居似的，一點都不覺生疏，大咧咧向我打招呼：「哈囉！」我趕忙回應：「Good Morning！」她哈哈大笑：「其實英文我全不懂。要來加拿大時，跟孫子學了幾句，一上飛機就忘得七七八八，只剩「哈囉」和「登求」（Thank You），其餘都忘了。」說得我們忍俊不禁，也跟着笑起來。

以幾幾乎天天打照面。她剪着齊刷刷短髮，臉龐曬得有點黝黑，身板硬朗。我們說她身體好。她說，六十多歲了。問她住在城市，怎麼像種過田？她大大方方答道：「我們住在廣州附近的鄉下。我是個農民。這些年，周邊幾個縣都劃歸城市，我們才沾了廣州的光。現在大兒子仍在務農，二兒子到深圳打工。我跟大兒子住在一起，有時也幫着料理自家菜地。」怪不得看她滑動手機熟練順手，拿起鋤頭也有板有眼。看來，日子過得挺不錯的。

傍晚時分，夕陽照得草地金燦燦一片。鄰居姑姑為侄兒開出幾畦菜地，下了種子，見我們也在自家小菜地擺弄，走近來聊天

。她讓我們種了那麼多花，好靚。又有點惋惜地說：「草地這麼大，怎麼不開多一點地方種菜？種花養眼，不實用。」又指着我種的一畦約有兩吋長的菜苗說：「下種太密了，需要移開，要不，長不大的。」我原以為播下種子，長出嫩苗，天天澆水就夠了。原來這樣，長了見識。

隔天，我們準備移種菜苗，先把兩袋買來的土和牛糞在小斗車上混合，然後帶泥挖起菜苗，一勾新土一株苗，整齊排列。搞了好一會兒，有點累了，站起來舒舒服服，看看才種了兩三行呢。一陣爽朗的笑聲。不知什麼時候，鄰居姐姐已站在圍欄那邊。她問：「要不要我過去幫手？」見我們點頭歡迎，她立刻繞過圍欄到我們這邊來。二話不說，立即示範。

她指尖像有魔力，一挖，把苗放下，泥土一撥，蜻蜓點水般，一株又一株，真不愧是道地的農民。看着她彎腰勞作的身影，我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國內時，農忙季節，我們會被組織到鄉下支農。那時農民生活較苦，他們常嘆命運不好，一輩子在田地打滾，走不出村頭的老榕樹。看如今，農民的日子與以往大不相同了，可以到城市打工，自己創業，外出旅遊，出國走走也不稀罕。而不變的，則是他們勤勞的精神和樸實爽直的本性。

參加華人旅行團到首都渥太華、魁北克和蒙特利爾走了幾天，這位姐姐又回到多倫多。她興奮地對我們說：「加拿大人這麼愛花，難怪到處鮮花盛開。」我回應道：「生活中本來就應該有鮮花。」她點點頭。又告訴我們，過兩天就要回中國。回去後，在屋前也要種點花。我問她：「什麼時候再來？」她衝口而出：「等侄媳生了孩子。一定！」

真是快人快語，好一個廣州「姐姐」。



### 黛西札記

四十年前的今天，德國鋼琴家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一八八四至一九六九）在奧地利南部城市菲拉赫舉辦獨奏會。上半場奏畢貝多芬第十八鋼琴奏鳴曲後，鋼琴家心臟病發作，原本工作人員打算取消演出，卻在他本人的堅持下作罷。下半場演出中，巴克豪斯在兩首舒曼幻想曲之後，加演舒伯特降A大調即興曲。

音樂會後七天，鋼琴家逝世，這場時長不足半小時的獨奏會，成了他的天鵝之歌。現場錄音後來由德卡唱片公司推出，為無法親歷演出的後世樂迷，帶來長久的慰藉與感懷。尤其是那首貝多芬奏鳴曲，清晰，篤定，卻又不是平鋪直敘或故作深沉，難怪後輩鋼琴家如科瓦契維奇曾評價這位德國傳奇鋼琴家是「唯一真正理解貝多芬第二十九鋼琴奏鳴曲的人」。遺憾的是，巴克豪斯晚年會重新灌錄他擅長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卻因為身體原因，獨獨留下第二十九首未能完成。

巴克豪斯早年在樂壇的名氣和聲望，由他二十一歲那年獲得魯賓斯坦國家鋼琴比賽冠軍開始說起，要知道，他可是力壓後來成為著名作曲家的巴托克，才拿到這項冠軍。儘管成名後的巴克豪斯在世界各地的音樂學院任教，更於一九三〇年代早期定居瑞士並入籍，但這並不影響希特勒

## 臨別殷殷

李 夢

對他的欣賞。當時剛剛掌權的希特勒欣賞巴克豪斯的才華，任命他為德國藝術家學會顧問，而素來孤傲的巴克豪斯（不知是出於藝術家的單純還是其他原因）竟也對納粹頭目不吝讚美，甚至公開撰文稱「不會有人像希特勒那樣摯愛德國藝術，尤其是德國音樂」。

這般公然迎合固然讓他在二戰期間不至於像很多歐洲同行那樣流亡美國（雖然後來他也被希特勒關進集中營），卻為他在戰爭之後惹來不少麻煩。美國人甚至要到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才又邀請這位被譽為「鍵盤獅王」的音樂家前往表演。而巴克豪斯對二戰期間的那段歷史也一直緘口不言，他不太願意理會除了鋼琴演奏之外的其他事情，甚至在某次訪問中說：「我的人生沒什麼可說的。我不會作曲，很少交際，不會寫信——我總是在彈琴！」

如同古爾德的巴赫和科托的蕭邦一樣，巴克豪斯演奏布拉姆斯、舒曼和舒伯特等德奧作曲家的作品固然出色，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他在德卡唱片公司留下的那套經典錄音，成為後世諸多鋼琴家的範本。太多人欣賞他的演奏，但絕少人了解那些旋律的精髓：看似隨意卻縝密，看似飄忽卻深沉，在巴克豪斯這裏，演奏貝多芬從來沒有「應該怎樣」或「不應該怎樣」，而只有「我想要怎樣便怎樣」。故此，他是極難模仿的，那些強力和弦，忽然興起的裝飾音，甚至忽快忽慢的節奏，都是他的

風格，換一個人這樣彈，味道總是不對。

早年以及中年的巴克豪斯，演奏時從來都是生猛有力，這或許要部分歸因於他在萊比錫音樂學院讀書時曾師承俄羅斯鋼琴學派的亞歷山大·席洛梯，部分也因為他的不羈性格。二戰後，尤其到了晚年，巴克豪斯鋒芒收斂，早已不是當年對待鋼琴如馴服野獸那般模樣。當聆聽他倒數第二場獨奏會上彈奏的莫扎特鋼琴奏鳴曲K331，我甚至從那些纏綿纏綿中聽到所羅門（英國鋼琴家，以演奏貝多芬和舒伯特著稱）式的溫柔。任誰也難想到，「獅王」倔強孤傲一生，竟留給世人如此溫柔一別。



▲巴克豪斯灌錄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唱片 作者供圖

## 書法之外

白頭翁



▲晉代書法家王羲之所作《蘭亭序》

資料圖片

書法之祖為文字。

中國字何時才有說法不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甲骨文出現之前，中國文字早已出現，如現在考古發現的山西臨汾堯都出土的「陶文」，「陶文」的出現至少要比甲骨文早數千年。中國文字創造者民間推為倉頡，就像車的創造者認為是奚仲一樣，胡適先生就認為那不過是神話、傳說，不足為信，不足入史。



### 閒話煙雨

漢字的歷史可能有六七千年，至少應比仰韶文化久遠。但中國文字統一，形成小篆體是有鐵證的，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文化需求，漢文字通過對結構的固定形成了對筆畫的追求，對書寫的修行，逐漸形成了書法。但先秦無書法，更無書法大家。司馬遷寫的《史記》，從三皇五帝到諸子百家，從公子王孫到雞鳴狗盜之徒，再到屠夫、乞丐、娼妓、酒徒、罪犯、刺客，司馬遷在《史記》中唯獨沒寫書法，沒有寫書法大家，這就反證出，先秦無書法，西漢無大家。有人曾刻意研究甲骨文的書法。我認為，不但甲骨文，直到竹、木簡刻文，青銅器銘文，皆以記事為主，尚無美學的追求，亦無藝術的修養。甲骨文現發現十六萬片，單字四千三百多個，釋讀一千六百多個，其中尚有爭議者多個，僅僅能確認發現的甲骨文單字的三分之一，現在就談甲骨文之書法美，確有些早。

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大約有十二萬個由筆墨書寫的漢代文字，已由篆書向隸、草、楷轉型，漢之前出現在甲骨、鐘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書。殷商的陶片文、甲骨文中也有零星的墨字，一直到湖北出土的秦簡，四川出土的秦木檣中，才有較完整的筆寫墨跡。此前無可能出現書法，更奢談大家。

在筆墨使用之前，我們的祖先用的是刀刻、鑄造，在甲骨之上，青銅鐘鼎之上，瓦當之上，石崖之上，石鼓之上，石碑之上。據考證，傳統隸書在秦時，有位叫程邈的獄隸犯罪，在獄中簡化篆書而成。在文化交流和時代發展

中，文字需要更多、更快、更方便、更及時的交流，創新勢不可擋，呼之欲出，章草的雛形躍而出世。

秦統一中國，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字也是中國書法發展的大好時機，李斯堪稱才子大文豪，該不該算書法家似無定論，我認為主要是他留世的文字太少，但李斯把春秋戰國各地繁縟怪異的象形文字進行簡化規範，小篆脫穎而出，如旭日東升。但文字仍未能形成書法、風格、流派、大家。

直至東漢，辭賦興變，樂府興起，七五言詩崛起，佳作不斷，大家蜂起，《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兩都賦》《二京賦》《歸田賦》《古詩十九首》，如《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千古好古詩，但未聞東漢有書法大作傳世。書法在文學中姍姍來遲。又有偏激之言：「帽戲」在前，「壓軸」遲上。

直到魏晉南北朝。晉魏時代，「建安風骨」「建安七子」「竹下七賢」，文星燦爛，大家輝煌。文豪時代必有書法大家，況且東漢末年紙張已經開始普及。徽州筆墨都已有名，但迄今尚未發現有出土碑記為證，也未見有拓本流傳在世。稱有發現者，經專家考察多為偽贗。前幾年發現的曹操大墓剛一與世得知，立即招來一片爭議之聲，很多專家紛紛指責係假墓，墓中發現的碑排

係偽作。現已公認為真的是留在泰山上的崖刻，殘存十字為李斯之手，「斯臣去疾味死臣請矣臣」，秦碑可謂稀世之寶，泰山之寶，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去岱廟東御座院內可見。也隨之產生過無數秦漢古碑古墨古書古作，經專家鑒定皆為後人偽作。拍賣行也曾鬧過讓人笑跌眼鏡的笑話，據說是漢朝古玉的椅子，要拍逾兩億人民幣，成千古奇聞，因為到唐朝依然坐的是胡床，真正座椅已到了宋朝，宋前無座椅。

三國戰亂，卻出名家，曹魏一家父子三人，皆豪傑，皆文豪，皆大家。晉亦出大家，司馬父子三人。司馬懿是中國歷史上深諳潛伏的陰謀家，其子司馬昭之心歷史上留有「罵名」，司馬炎統一天下，也作過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損事」，為自己選美人，天下停婚一年，他選完，天下人才能婚。短短五十年，讓司馬懿的後代折騰得天翻地覆。「八王之亂」鬧得天下大亂，亂世不僅僅出英雄，「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東晉出現一顆光輝萬丈、世上再無其二的明星，中國出了個王羲之。王羲之的《蘭亭序》已成千古絕唱，讓人高山仰止。

有人說，如果要舉出一件作品來代表中國藝術，那大概就是《蘭亭序》，就那篇書後一揮而就的三百二十四個字，勾抹錯訛近二十處，卻無愧為中國藝術的代表，且無人能言它？自王羲之之後，書法才真正成為人們追求的一種藝術美。書法榮登藝術殿堂。（一）

## 無盡夏

梅 莉



### 藝苑草

前幾天看到一位作家出的新書介紹，書名叫《無盡夏》，裏面提到無盡夏其實就是綉球花。綉球花開從六月到九月，花期綿延整個漫漫夏天，確實有無盡長夏之感。

準確地說，無盡夏是從綉球花演變而來的一個品種，深受花草愛好者歡迎，花期長，色澤清麗。綉球花神奇之處是會變色：初開時花瓣為白色，後來轉為淡綠，再漸漸轉變成粉藍或粉紅，美得端莊大氣、一團歡喜。看此花時容易讓人想起世間那些圓臉蛋、粉雕玉琢的美麗女子。

之前我去看了一個花展「無盡之夏，繽紛森林——八仙花精品展」，才發現綉球花還有一個別名叫八仙花。綉球花的品種實在太多了，有一種很特別，貌似揚州的「聚八仙」（瓊花），但其實是木綉球的一種，中間的一叢花蕊是桃紅色，四周圍繞着八朵粉色小花，好比一家人家生了八個仙女般的女兒，團團圓圓地整齊簇擁在父母身邊。我猜想，也許八仙花的名字是源自於這種木綉球吧，後來看綉球科普知識時發現確實是。

綉球在古代名為「綉毬」，毬在古代是指充毛的皮球。說來說去，綉球像球。花開得如此飽滿、圓潤、大而美麗，還時不時頑皮地變一下色，好似古靈精怪的女子捉弄起心上人來花樣百出。李漁在《閒情偶寄》裏大讚綉球：「天工之巧，至開綉球一花而止矣。」是呀，一朵花能開得這麼碩大，這麼繁複，還如此細緻精巧，如此變幻多姿，人家也許是天工有意精心為之的呢。李漁大概也覺得綉球太像個球，於是，又說：「若是，則當再生一二蹴球之人，立於樹上，則天工之斗巧者全矣。」如果再生長出



▲綉球花的花期從六月到九月 資料圖片

## 讀唐詩，有所思

江河水



### 如是我思

讀的唐詩第一首是賈島的《宿山寺》：「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第二首是杜牧的《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真是羨慕賈島，能夠在山寺夜宿，而且寫出這首有山有寺，有星有月有雲，有松有鶴有僧的不朽詩篇。更羨慕的是山寺裏的僧人，八十歲都不聞世事，做個閒雲野鶴，那份一心向佛的心，世上沒有幾人能夠做到吧？

筆者有位朋友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個星期都到教會，天天都閱讀聖經。筆者還以說笑的口

腔對朋友說，太虔誠了吧？他以開玩笑的口腔回答，不算，他曾經在書上看過，有個人比他還虔誠，因為那個人要替家裏買火災保險時被拒絕了，原因是他家裏的蠟燭太多。

朋友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人，每年聖誕節前，他都說他最怕聽到的鐘聲，不是寺廟敲擊的鐘聲，而是聖誕鐘聲，因為令他想起，他為家人買聖誕禮物的帳單。他更說，像他這麼愛說笑話的人，一到了教堂裏面，就不能乖乖地一聲也不能哼，專心聽神父說教。

真的，面對神父也好，面對寺廟裏的高僧也好，只要他們一開口，人人都會細心聆聽，因為裏面常常有人生的大道理在。只是，臨急才抱佛腳的人，不管到寺廟還是教堂，祈求的都是個人的急需，而不是做個信人的人生大道理。

每年的農曆新年，從新聞中都可以看到為香

港祈福求籤的報道，求得的籤詩，都有專人解說，不管詩文表達的現象是好是壞，都會接受。但筆者卻曾聽過一位朋友說起，他求籤時如果是上籤就欣然接受，如果是下籤就拒絕接受。怎樣拒絕接受？他會跟着到另一家廟裏再求另外的籤詩，直到籤文說的是好話為止。這位朋友有一次就在山上的廟裏求得一支下下籤，他憤而離廟，在下山途中看見有間小廟，便進去再求籤，結果如何？那支籤文說，你信就求，不信就不要再求。

夠絕了吧？這可是真實的事情。不知道是否那家小廟，常常會遇到在山上的大廟求得下籤的人，會進來再求，而故意放上這樣一支責備求籤者不夠虔誠？虔誠的人，求一支不管是好是壞的籤，都欣然接受，那才是真心吧？